

回响在时光里的乡音

□ 峪 轩

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今黑夜七点，大队礼堂放电影，电影是南斯拉夫的‘阁儿’（桥的方言）。啊，不对，是‘桥’。”这是我儿时记忆中，振国爷在村里用喇叭广播时的一段笑话。家人聚在一起时，总爱说起这段往事，说着说着就笑得前仰后合；我独自静坐时也会想起，兀自一笑，只是嘴角上扬时，心里软软的，鼻子酸酸的，眼里涩涩的。

扭头看向窗外，振国爷那中气十足的声音，仿佛又从电线杆上的喇叭里飘来，在脑海里一段一段地回放。此刻，故乡的山水田野、古街老宅愈发清晰，父老乡亲们的音容、脚步、身影纷至沓来。

在我们那个叫峪里的村子，挂在电线杆、老槐树上的喇叭就是全村的“传声筒”，是村里传达政策、发布通知、召集人员、互通消息的主要渠道。从我记事起，振国爷就是村里的广播员，他的声音，连同那电流滋滋的杂音，每天都回响在村里的老街深巷、南梁北坡。

记忆最深刻的，是在黄昏时分，我正和小伙伴玩得忘乎所以，喇叭里忽然响起振国爷轻快的声音：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今黑夜村里演电影……”啊，今天晚上有电影！大家高兴地喊着跳着，先散了回家吃饭，晚上在礼堂见。伴着一次次放电影的广播声，我们慢慢长大，看了《小兵张嘎》《三进山城》那样的战斗片，看了《神女峰的迷雾》《神秘的大佛》那样的悬疑片，看了《小街》《第二次握手》那样的爱情片，看了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那样的港台武打片。振国爷那洪亮欢快的广播声响起时，仿佛电影的光影从峪里山村的黄昏掠过，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增添了許多斑斓色彩。

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村里有崩玉茭豆的，在铁厂门口，谁家崩玉茭豆就到铁厂门口啊！”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村里来了卖冰糕的，在大队门口，谁家要买冰糕，就来大队！”小时候难得一尝的美食，被振国爷轻松的声音精准定位在心坎上，那欢喜像花一样悄悄绽放。

村里赶庙唱戏更是被安排得详细周到。农历二月初一的下午，振国爷的广播如期而至：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村里二二赶庙，请了阳泉晋剧团的戏，唱三天，从今黑夜唱到初三黑夜。今黑夜是《打金枝》，大家吃了饭都来看戏来啊！”一年一度的盛会，就被这一声广播点燃。爱看戏的人们，早早便拥向了礼堂。晚上才有戏，你猜他们现在去干吗？占地地方。那时礼堂没有座椅，

只是将一根一根的木头，间隔一米的距离，整齐排放。大家把旧床单、打补丁的麻袋、布口袋都放在上面，占住自己满意的位置。那些木头仿佛穿上了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比戏台上的行头还要花哨。

有时振国爷的广播也会给我们带来紧张和恐惧。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村里的骡惊了，大家不要在街上走动，赶紧回家！”原来是村里那头健壮的黑骡受惊了，说不定会在村里哪条路上狂奔。我最害怕这个，赶紧就近躲入一户人家的大门里。一时间，老街上静悄悄的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怦怦乱跳的声音。

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谁家丢了孩子啦，孩子身上穿着红花花棉衣，黑裤子，赶紧到大队认领来！”原来是堂哥在村口铁路边捡到了一个边走边哭的孩子，立即送到了广播室。振国爷二话不说，紧急广播，语气急切。不一会儿，孩子家的亲戚就赶来了，千恩万谢地抱走孩子。临走时，振国爷还不忘数落几句：“孩也看不住！让人卖了咋呀！”

天干物燥的日子，一阵急促的广播声划破村庄的宁静：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馒头山着火啦！所有在家的青壮年劳力，赶紧带上铁锹到山上灭火，灭火时千万要注意安全！”刹那间，村里便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唤声、铁锹碰撞的叮当声、急切赶路的奔跑声。广播就是命令，全村人闻令集结，齐心守护家园。

夏日午后，振国爷带着几分睡意的广播声响起：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今后响一队眉豆，一队的社员拿上往来手册，带上手章，到一队场库房分眉豆！”奶奶找出竹篮，让我带上妹妹去领眉豆。那时蔬菜金贵，家家户户格外积极。等我们到了，已是所剩无几，不够我家的份额，只好先让给人口少的人家。悻悻而归，奶奶却笑着安慰我：“没事，还要分呢，听喇叭里呐喊哇！”

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任某某、张某某，到大队取信来啊！”是远方亲友的书信到了。振国爷一字一顿、慢条斯理地念着名字，生怕念漏、念错，更怕乡亲们听不到、听不清，连续播报了三遍。每一声播报都连着远方的牵挂，此刻，远方游子的思念抵达了父母手边，异乡亲友的平安温暖了故人的挂念，就连邻居大娘听了都替人家欢喜。记得高一时的寒假，振国爷广播说我有一个包裹。初一听，心里惴惴不安，一路上都在琢磨：谁寄来的？会是什么？一进大队门，就撞见振国爷一脸严肃，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。拆开包裹一看，原来是同

学寄来的新年礼物，一个精美的笔记本。当下松了一口气，但仍然不敢多看。只听见振国爷语气严厉地说：“好好念书！”我低头不敢应声，只闻到了这句话里带着的浓浓的旱烟味道，与我爷爷的味道一样，亲切又呛人。

秋天收回的粮食晾晒入仓，振国爷铿锵欢快的声音响起：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今天大队分玉茭，各家拿上往来手册，带上手章，到各队场里分玉茭！”喇叭声刚落下，安静的村子立刻沸腾起来。家中的存粮已不多，大人们赶紧拎出布口袋，高声喊上自家的小子后生往生产队的打谷场赶去，只盼着能赶快把新分到的粮食扛回家，心里才能真正安稳。

每到腊月年关，乡亲们歇下农活，最盼望的就是振国爷年终兑现的广播：“社员们注意啦啊！社员们注意啦！现在说一下今年的兑现。今年一个工分五毛钱，今年一个工分五毛钱！挨家挨户念啊：任某某家，劳力三人，工分一百五，借支五块，兑现七十块……”那时，我虽然还小，但也仔细听着，悄悄记下熟悉的人家能兑现多少钱，小心心里还要做个比较，特别是听到自家时，更是一阵小激动。后来，振国爷播报的金额越来越大，从几百到几千，直到开始播报“万元户”的名字。我家女孩子多、劳力少，终究没能上榜。其实大家每年期盼的从来不只是一串数字，而是辛苦劳作一年的盼头，是能宽裕地过个好年的底气。

村里的广播天天都有，少则一条，多则四五条：初中生要集中到镇里上学；村里为大家拉回吃的水；镇电影院包场，大轿车几点接送；谁家的亲戚来了找不到人；分西红柿、分北瓜……振国爷的广播五花八门，桩桩件件皆是琐事，听久了偶尔也会觉得烦琐，可哪一天听不到，又感觉日子里少了点什么。那声音就是如此的热气腾腾，满是峪里烟火的温热，每当这熟悉质朴的乡音响起，便感觉日子节拍跟上了，耳朵踏实了，眼里有了希望，心里有了依托，前路有了方向，脚下有了奔头。

后来我离开故乡，便很少再听到振国爷的广播。他播报过的电影早已散场，爆米花也失去了往日的甜香，家家盖满红色印章的往来手册，早已不知去向，唯有那断断续续的广播声，像风一样，拂过峪里的每一处角落，刻在了老槐树的年轮里，融入了古街巷的石墙上，一如老宅门前电线杆上的那只旧喇叭，早已成为我心中永不褪色的图腾。振国爷的乡音更是刻在岁月里永不消散的回响。

文献名邦书香杯 读书征文

图书馆里好读书

□ 彭惠敏

如今网络越来越发达，想读什么书，大多都能找到电子版——流行小说、古典名著、外国文学、纪实传记，应有尽有。但我还是更喜欢去图书馆。

我喜欢那里安静的氛围，喜欢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靠窗坐下，安安静静地读一本好书。窗外再热闹、再喧嚣，我都能慢慢静下心来，自得其乐。

记得第一次走进图书馆，我像发现了一处藏满宝藏的地方，既兴奋又好奇，在里面转来转去，久久不愿离开。指尖拂过那些散发着墨香的书页，心便像被一只手轻轻托住了，原先的烦躁不安一点点消散，整个人被一种平和的气氛包围着，仿佛幸福就坐在我对面，不言不语，却无比笃定。

后来，这样的画面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常常一个人，带上笔、本子和一杯茶，在图书馆里找个安静的角落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读散文，从灵动的文字里感受美好的意境；读小说，从故事里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；读学术著作，跟着作者去思考社会的变迁；偶尔也翻翻娱乐杂志，找点轻松有趣的内容……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脸上，暖洋洋的，像一双温柔的手。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。如果非要给这幅画面加点什么，我希望一抬头就能看到窗外被风吹动的树叶，还有几只小鸟在枝头跳来跳去——那样的日子，光是想想，心里就欢喜。

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，我觉得光有一门专业知识是不够的，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让人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新事物。图书馆在这方面帮了我很多。在这里，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，像一块被扔进海里的海绵，总想把感兴趣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装进脑子里。

每次翻开桌上的书，闻到淡淡的墨香，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。从最初只是凭兴趣翻翻，到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思考，我越来越觉得这段时间花得值。也许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单纯，也学会了藏起一些情绪，但对书，我始终是敬重的。心里难受，不想面对现实的时候，书就是我的慰藉。我会把自己埋进书里，什么都不想管。小时候也是这样，被父母责备了不想说话，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书，他们看我那样也就不再唠叨了。书里的道理总能给我安慰和勇气，像一盏灯，在暗处悄悄亮起来，让我慢慢好起来，重新去面对生活。

在所有书里，我最喜欢诗歌和散文。它们有的气势磅礴，有的安静温婉，其中的道理能让人想明白很多事情，像一把钥匙，轻轻转动，门就开了。

这些年来，我在图书馆里度过无数个下午。不管外面是大晴天还是刮风下雨，图书馆总能给我一个位置、一本书、一段安然时光。每次从里面出来，看着天边的落日和路边的树，我常常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但心里是亮堂的，像被洗过一样。我感谢书，也感谢图书馆——在我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可以静下来想一想的地方。虽然没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，但日子过得充实，也找到了让自己开心的事。我跟图书馆的缘分，像一条细细的河流，永远不会断。

最后，说一句心里话：也许我跟文字上辈子就有约，也许跟生命有什么没说完的话，所以图书馆成了这辈子解不开的缘分。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游一游，在诗意的天空里飞一飞。

回过头来看，我想我明白了：图书馆就是那个让我思考青春的地方。书里虽然没有声音，但字里行间藏着的道理和情感，像春雨一样，悄悄地改变着我。我的青春在图书馆的书架间慢慢流过——跟着书走过几千年的历史，走过社会的起起落落，走过诗人的喜怒哀乐，走过各种思想的碰撞。读着读着，心更稳了，也更懂得了谦卑。

图书馆里好读书。好在安静，好在自在，好在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，这里永远有一个角落，容得下一本书、一个人、一颗安静的心。



生活散记

春芽清香采摘来

□ 路建国

好个春天，欣欣然、乱纷纷、笑眯眯。突然间，平静的田野中，一个翻身便拱出了蒲公英、荠菜、茵陈。一眨眼工夫，那些大树竟不约而同地努出了香椿、榆钱、柳芽、洋槐花。天初暖，日初长，春风缕缕拂过，春天便以眼花缭乱的姿让人惊喜——它日日新、日日变。

记忆中的童年，春天崭新又美好。“草绿紫新带，榆青缀古钱”，榆钱年年有人采。榆树高大，想吃榆钱，我便双手搂树，赤脚往上一蹬一爬，伸手勾住榆钱的枝条，猛地撸下一把放入嘴里。那清甜甘美的味道，让人越嚼越来劲，越吃越想吃，不等咽下便赶紧续上一把，欲罢不能。

清明过后，“风吹榆钱落如雨，绕林绕屋来不住”。榆钱一簇簇挂满枝头，边缘薄片状，中间鼓如古铜钱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人们口口相传，给了它“榆钱”这个名号。

榆钱不但名如其形，内涵也很丰

富。榆钱又名榆实、榆仁，簇生，成熟前后其色与翅果相同，初为淡绿，后呈黄白。它具有健脾和胃、安神助眠、杀虫消肿、止咳化痰等药用功效。村里若有人生了疮疡，便摘来榆钱捣碎，加适量水，火上加热后直接外敷患处，红肿痛的疮疡很快便能愈合。

榆钱除了生吃，我还无意中发现了拌白糖的吃法，其鲜嫩别具一格。每到春天，钩些榆钱回来洗净，用白糖一拌，每次品尝，都有灿烂春光融入口腔之感。

小时候，春天必吃母亲蒸的榆钱窝窝头、烙的玉茭面榆钱饼、煮的榆钱稀饭。榆钱谢后，便吃榆叶糊、玉茭面掺榆皮面抿圪斗。这样的生活虽已过去多年，但爬榆树的情景，仍时时在脑海中涌现。

春天的气息中，荠菜最早返青，我们叫它山小荠。去田野、路边挖来，洗净焯水后凉拌，吃起来很清香。炒成菜，煮汤

粥，也是一吃便停不下来。

常言道：“春吃芽，夏吃瓜，秋吃果，冬吃根。”从前开春常吃香椿、韭菜、豆芽，自某次户外活动时尝到花椒芽那股麻香味后，我便喜欢上了。

春天里，花椒树最鲜嫩的是刚冒头的叶芽，叶片肥厚，小刺柔软。入口便生出花椒的鲜麻与薄荷的清冽。花椒芽的简单吃法是凉拌：洗净后加蒜末、香醋、芝麻酱细细拌匀。吃进嘴里，嫩花椒芽的清爽麻香伴着恰到好处酸咸，清爽适口。春天采摘的花椒叶，开水焯过，挤去水分，装袋放入冰箱，可长期保存。日后取出做花椒叶饼，每一口仍充盈着春天的味道。

春天所有的美，都在打个盹、眨眨眼的不经意间。明知春来香短，便不可错过采摘春芽。待新春的滋味在舌尖绽放，美好的生活便回味无穷了。